

那张“同学留念”的照片摄于1965年 此生难忘舟山师范学校的同学情

□记者 朱蔚

倾诉人：力女（化名）
倾诉时间：11月10日

在七旬老人力女珍藏的相册里，存放着一张黑白照片。那是一张60年前的老照片，照片上是十位青涩青年的合影。昔日少年今日翁，光阴似箭太匆匆，尽管岁月如流水般不断流逝，当年记忆依然永存老人心头，深刻且铭心。

以下是他的讲述。



1965年，我从地头田间被叫去考场考试

回首往昔，往事依然历历在目。1965年，舟山师范学校新招两班师范生，其中65（1）班的52名学生为历届生，65（2）为应届生，而我们这两班学生是舟山师范学校在上世纪60年代最后招收的一届学生。

我是65（1）班的，当年读到初三，正逢困难时期，只能停学。之后的三年半里，我一直在生产队里参加农业劳动，割早稻，种棉花，种晚稻，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白天都是在地里干活。晚上回家后，我继续自学初三的课程，有不懂的地方就记下来，拿去向初中的老师请教。

招生考试当天，我还在地头田间劳作，有个老师过来喊我去考试，说我是他们推荐的考生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舟山师范学校一次招生制度改革的尝试，参加考试的学生由公社或公社中心小学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推荐。原先在学校的时候，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，老师们都知道我，我是少先队里的干部，也是大队长，成绩好，整体表现都不错。

我就这么匆匆忙忙地去了考场，遇见了好些初中同学，大家点头打招呼，分外亲切。发了两张试

卷，语文和数学。语文就一篇作文，讲讲新旧社会的对比，数学则是初一、初二的代数。这些都难不倒我，最后成绩出来，我果然被录取了，成为了舟山师范学校65（1）班的一名学生。

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让我们倍感珍惜

我们班同学，年龄也是参差不齐，有比我大四五岁的，也有比我小一二岁的。面对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，我们倍感珍惜。

1965年9月5日，那天是星期天，也是开学后的第一个休息日。我们十来个同学走到学校大门口，相视一笑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去舟山烈士陵园走一走看一看吧。”那个年代很少有风景优美的公园，而舟山烈士陵园就在定海城的北门，离舟山师范学校不远，走过北门的一条小街就到了。

远远的，先看到一座高大的牌坊，牌坊上方镌刻着由郭沫若题写的“海山增辉”四个大字，笔画刚劲有力。我们沿着台阶，逐级而上，四周青松翠柏遮天蔽日，还是挺凉快的。很快就走到了一个广场，是每年清明节各个团体瞻仰烈士、悼念烈士的场所。

广场上竖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，白色大理石质地，镌刻着“向烈士致敬”五个大字。石碑后面排列着一座座烈士的坟墓，每座碑上都镶嵌烈士的照片、刻着烈士的名字，有很多为解放舟山群岛而牺牲的战士，也有在国防建设中献身的战士。看到这些，无一不让人肃然起敬……

舟山老百姓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靠这些先烈奋斗的结果，我们这批人也因此再次有入学的机会，必须要珍惜。

我们在舟山烈士陵园留下珍贵的合影

我们相互聊着，彼此打着气，表示要努力学好各门学科，毕业后做个好教师，为海岛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。

当时，班长提议10位同学一起拍照留念，特地叫来了在舟山烈士陵园专门拍照的师傅。这是进师范后拍的第一张照片，当时我们的形象就是在乡村参加劳动的青年人，黝黑的皮肤，西装短裤加背心，穿着塑料风凉鞋或者是解放鞋。我还捡到了一份当天的报纸，卷着拿在手里，靠边上一站就拍了照（上图左一）。那年的我，刚好18岁。

现在看着这张照片，我还是能熟练地叫出同学们的名字。思绪也自然而然地回想起1965年，舟山师范学校实施半农半读的教育模式。

1966年上半年学期开学，我们65（1）班搬迁到了朱家尖顺母冷湾分校。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劳动，劳动主要是种植棉花，土地由当时的顺母农场划拨给学校，以便让学校践行半农半读的教育模式。

上半年正值农忙时节，分校基本不上课。那时，最艰苦的劳动是用大钉耙掏棉花地，这样的农活，全靠男同学来干，然而我们班只有十多个男同学。也有几个体力较好的女同学不甘示弱，跟着男同学一块儿干。碰到僵硬的地块可就太费劲了，上午干得一身汗，下午又是一身汗，一天农活干下来，许多同学的手掌心都磨起了血泡。

再苦我们也不会喊一声累，也会制造乐趣

棉花地的管理任务是很繁杂的，删苗、补苗、锄草、松土、施肥、

整枝、喷洒农药治虫等。

夏天的阳光，照在身上火辣辣的，农药的气味刺激着鼻孔，戴上口罩又闷得喘不过气来。黄豆粒般的汗珠不断地滚落下来，真的是“汗滴禾下土”，浑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，肩膀磨得红通通的，一天的活干下来，整个人精疲力尽。

但是，我们班学生不会叫一声苦，也不会叫一声累。我们都来自农村，多数同学家境贫寒，从小能够吃苦，喜欢读书，又能干农活。女同学帮男同学洗衣服，也有女同学将节约下来的饭票送给饭量大的男同学，同学之间的情谊有如兄弟姐妹。

晴天，我们扛着农具上地头干农活。雨天，我们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一起学习。劳动、学习、生活环境虽然艰苦，但也有乐趣，晚饭后，风琴声、二胡声、笛子声，还有歌声回荡在冷湾的海滩，飘荡在广袤的棉花地上。有时候，我们还会爬上教室后面的小山坡，坐在岩石上，望着前面的海，闻着身边的栀子花，清香爽神，一切疲乏都会消逝……

夜学习的哨声吹响，意味着要开始紧张的学习。学校里的电是从附近的村子里接过来的，晚上8点半后，电灯断了电，我们就点上汽油灯，继续学习。学校没有活动室，也没有运动场，我们就利用一块空地建起篮球场，铺上一层煤渣，和老师或是农场职工进行篮球比赛。

青春往事，有如一盏灯点亮了我的人生

我们班同学吃苦耐劳，朴实，团结，乐观。到了晚上，大家也会自娱自乐，扛着风琴，拿着二胡、笛子，还自编文艺节目去附近村里进行宣传演出，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节目是《不忘阶级苦》，饱含情感的演出，感动了现场的观众。

棉花地间的管理一直坚持到金秋十月，棉花可以收摘了，挂在棉花枝干上的一只只棉桃都绽开了笑口，在秋阳下一片白茫茫，闪着耀眼的银光。

后来，大多数同学又回到定海本校，我们65（1）班的班干部仍然留在顺母冷湾分校，摘棉花，拣棉花，晒棉花……

我们于1968年毕业，可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，匆匆地离开了学校，连一张集体毕业照也未拍，想起来也是非常遗憾。

退休多年了，我经常会念旧地拿出珍藏的“同学留念”的照片久久凝视，照片上已有四位同学相继离开了人世，想到这里，总让人一阵伤感，两眼噙含泪水。然而，怀念往昔，感受着同学之间的深情厚谊，想念着舟山师范学校的奋斗经历，仍然觉得自己很幸运。青春往事，有如一盏灯点亮了我的人生。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